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愛日齋叢抄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騰錄監生臣董誠

騰錄貢生臣苗序濂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提要

愛日齋叢抄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臣等謹案愛日齋叢抄五卷散見永樂大典者共一百四十三條俱不題撰人姓氏考諸家書目亦多未著錄惟陶宗儀說郛第十七卷內載有此書二十二條題為宋葉某所撰而不著其名以永樂大典本叅校相合者十二

條其說邪有而永樂大典脫去者十條取以
參補實得一百五十三條雖原書卷目已佚
而哀輯排訂尚可考見大略觀其論先儒從
祀一條有咸淳年號知為宋末人所作也書
中大指主於辨析名物稽考典故凡前人說
部如趙德麟王直方蔡條朱翌洪邁葉夢得
陸游周必大龔頤正何遜趙彥衛諸家之書
無不博引繁稱證核同異其體例與張浚雲

谷雜記葉大慶考古質疑彷彿相近特其文
筆拖沓頗傷冗蔓又援引多而斷制少往往
愴恍無歸不能盡出於精粹然徵撫既富中
間訂訛正舛可採者亦多如辨印書之起於
唐末準作准之不始於宋銅人之有四鑄累
愚之有二義婦人拜跪之變禮百官乘轎之
初制以至兩黃裳三白石之類於考證經史
頗有裨益其論詩諸條尤抉摘深微時能得

古人之意與胡仔魏慶之諸說足以互相發明固有未可盡廢者謹撮拾編次釐為五卷間有節錄故事而不及論斷者蓋永樂大典原本脫佚今無可參考亦姑仍其舊錄之焉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愛日齋叢抄卷一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陽公記襄州穀城縣
夫子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之見師以菜為
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
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畧也祭
之以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
之畧者余讀其文因攷之禮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

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于先老見文王世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見王制凡皆言釋奠而釋奠必于學春官大祝大會同皆造于太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禴亦云舍奠也

集原本自祭之以禮下脫四十四句今據說郭補入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見月令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
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菜也而亦莫不于學士昏禮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士喪禮君釋菜入門
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門內春官簋人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釋菜萌菜始生則凡
祭禮皆有釋菜也鄭氏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
迎尸以下之事又以為釋菜奠幣孔氏以為直奠置於

物方氏以為釋其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
言物就可薦以菜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為言停
停饌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
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為摯見於師以菜
為摯菜直謂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夫
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玄
謂舍即釋也采讀為菜菜蘋蘩之屬呂氏春秋注舍猶
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采菜兩

音而異義其說惟議禮之家有以折衷也

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
雕印賣之又云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
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
蜀中文學復盛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
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
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
廣此言宰相請校正九經印賣當是前長興三年事至

是二十餘載始辦田敏為漢使楚假道荆南以印本五經遺高從誨意其廣順以前五經先成王仲言揮麈錄云母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鏐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于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仲言自云家有鏐書印本五經後題長興二年今史云三年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

刻九經印板從之又他書記馮道取西京鄭覃所刊石
經雕為印板則非李鏐書倣蜀製作或別本也金石錄
又云李鶚五代時仕至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前
輩頗貴重之鶚即鏐也猗覺寮雜記云雕印文字唐以
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
間所收經史以鏤板為正見兩朝國史此則印書已自
唐末矣按柳氏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
三年也余為中書舍人旬休閱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

多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流又有字書小學
率雕板印紙浸染不可盡曉葉氏燕語正以此證刻書
不始於馮道而沈存中又謂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
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自後典籍皆為板本大槩唐末
漸有印書特未能盛行遂始於蜀也當五季亂離之際
經籍方有託而流布於四方天之不絕斯文信矣

宋朝殿上大宴有蠻人控金獅子對設柱間乾道八年
正月五日宴北使雪後日照殿門樂語云香裊狻猊雜

瑞烟于綵仗雪殘鳩鵲耀初日于金鋪此益公記行都
事也故都紫宸殿有二金狻猊蓋香獸也故晏公冬節
詩云狻猊對立香烟度鸞鸞交飛組繡明今奉使至朔
庭率見之此陸務觀追記東都事也范至能攬轡錄記
兩楹間有出香金獅按大防北行日錄記有金香獅金
龍山各二此必務觀謂率見之者獨未詳益公所記何
如也

今所謂掛愚其名傳寫多異同平園游山錄記倅送步

障二俗名畫獅蓋北人飾以氍毹而畫獅子形故云爾
或云名掛愚洪景廬作話私小閣名借春見於詩云居
然丈室巧刺裁截竹為楹不染埃未詳即掛愚否趙彥
衛閒記云紹興末宿直中官以小竹編聯籠以衣畫風
雲鷺鷥作枕屏一時號曰畫絲好事者大其制施於酒
席以障風野次便於圍坐或以名不雅易曰掛愚又曰
出於北邊目曰話私乾道間使者嘗求其骨則不然矣
且以言為話南人方言非北語也按崔豹古今注果愚

屏也杲者復也愚者思也臣朝君至屏外復思所奏之事於其下顏思古注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杲愚然一曰屏也鄭禮記註屏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廣雅云復思謂之屏王莽壞渭陵園門杲愚曰使民無復思漢唐蘇鶚演義稱杲愚織絲為之象羅交文之狀施宮殿簷戶之間又文宗實錄甘露之禍羣臣奉上出殿北門裂杲愚而去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棖桷護雀網為杲愚則

是漢以屏為累，唐以殿間網為累。愚以字考之，二字從网，有網之義。漢屏疑亦有維索，以為限制。今云掛絲，第言以絲掛於竹骨之上。若用愚字，亦取累愚之義。其實圍屏也。開寶遺事：長安士女遇名花，則以裙遮相插掛，為宴幄。茲其始也。東坡守汝陰，以帷幙為擇勝亭。亦此義。趙氏因掛愚，而及累，愚必欲攷此。則程氏演繁露尤詳。制凡五，出其一。鄭康成引漢闕以明古屏，而謂其上刻為雲氣蟲獸者，是禮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曰：屏

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之為其
二顏師古注本鄭說兼屏闕言之而於闕閣加詳漢書
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杲愚穴顏曰杲愚謂連屏曲閣
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杲愚一曰屏也其三漢人
釋杲愚為復思雖無其制而特附之義曰臣朝君至杲
愚下而復思至王莽斷去漢陵之杲愚曰使人無復思
漢其四崔豹古今註依倣鄭義而不審知其詳遂析以
為二闕自闕杲愚自杲愚曰漢西京杲愚合板為之亦

築土為之詳豹之意以築土者為闕以合板者為屏也
又釋闕曰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異獸
以昭示四方其五唐蘇鶚謂為網戶演義曰呆愚字象
形呆浮也愚絲也謂織絲之文輕踈浮虛之貌蓋宮殿
窗戶之間網也此五者其制其義皆不可廢呆愚云者
刻鏤物象著之板上取其疏通連綴之狀而呆愚然故
曰浮思以此刻鏤施於廟屏覆諸宮寢闕閣非別有一
物元無附著而獨名呆愚也至其不用合板鏤刻而結

網代之以蒙冒戶牖使蟲雀不得穿入則別名絲網凡此數者唯施寘之地不同其為罽毼未始或異鄭康成蓋本其所見漢制而言予於先秦有攷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些以木為戶上刻為方文互相連綴朱其色也網其狀也想其制則罽毼如在目前矣宋玉之謂網綴漢人以為罽毼其義一也豹謂合板為之則是可以刻綴而應罽毼之義謂築土所成繪象其上安得有輕疏罽毼之象乎況文帝時東闕罽毼嘗灾矣若畫實

土之上火安得而灾也乃知顏師古說可據杜甫曰毀
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杲愚朝共落梅梢夜同傾正與
漢杲愚灾相應蘇鶚引子虛賦杲網彌山證杲當為網引
甘露之變斷杲愚裂去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
杲愚晝捲閭闔夜開遂謂古來皆為網誤以唐制臆度
也大業雜記乾陽殿南軒垂以朱絲網絡下不至地七
尺以防飛鳥則真寘網於牖而可捲可裂也此唐所因
倣非古制也唐雖借古杲愚語以明網戶然因其借喻

而形狀益著也程說備矣觀趙彥才杜詩註援引不出此其畧謂案蘇鶚演義稱果愚織絲為之乃引文宗實錄甘露之禍裂斷果愚又引杜詩果愚朝共落又引溫庭筠補陳武帝與王僧辨書果愚畫捲皆非曲閣屏障之義反以崔豹顏師古之徒為大誤又按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棟桷護雀網為果愚其淺誤如此乃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又王莽性好時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果愚曰使民無復思漢又引魚豢魏畧

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累愚為證反以絲網之說為大
謬二說皆通以為網則繩為之施於宮殿簷楹之間如
鶚之說是也以為屏則刻木為之施於城隅門闕之上
如成式之言是也二說中段氏為長案五行志注云累
愚闕之屏也玉篇云累愚屏樹門外也又云累兔罟也
但屏上彫刻為之其形如網罟之狀故謂之累愚音浮
思則取其復思之義且漢西京累愚合板為之亦築土
為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故

宋子京詩云秋色淨果愚皆其義也又觀洪慶善辨證亦以結網與間屏謂果愚有二杜詩蓋指殿簷間果愚大抵漢唐異制掛愚復出於近代固當別論以附疏通連綴之義而編竹交加幾類網戶謂之愚者亦通

禮記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孔氏曰人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同等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

者彼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爾
朱文公曰吾五十即稱伯仲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
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是不可以字尊也玉藻士于
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
大夫言于君前士名而大夫字字為貴及與大夫言而
字大夫雖孔氏謂言及他大夫則呼字卑者蓋亦字尊
矣馬永卿赴亳州永城簿初見劉器之諫議問曰王鞏
安否曰王學士安樂後劉公為縣宰言新主簿可教後

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為得體童蒙訓曰故家惟晁氏羣
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
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又云
案原本脫故家惟晁氏至又云八句今據說郭補 滎陽公外弟楊公諱環寶與

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內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
舍人雜誌云張正素先生子厚名塋東萊公從表兄也
長東萊公十餘歲與書未嘗稱字楊器之大夫名寔寶
滎陽公表弟子東萊尊行也與東萊公書亦未嘗呼字

案原本脫揚罷之至亦未
嘗呼字五句今據說郭補往時俗人有視楊應之學士

為尊行者在朝中字呼應之應之回首不應榮陽公以
應之當如是是卑不敢字尊尊固不得字卑也故呂進
伯逐門容謂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而疇酢世變亦云
字者朋友之職也嘗見前輩不呼後進字後進固不敢
呼先進字也氣類不同者亦不相呼三四十年來始有
字後進者要是字以代名為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
卑者且不敢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

案嘗見前輩
不呼後進字

至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十一句說郭所載與此不同
今仍原本而附錄說郭于此當見前輩不呼後進者要
稱字以代名為成人之禮尊者疑其斥之卑者且不敢
當獨朋友無相尊卑可字也李文公答朱載書論此書
云古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于門人則名之于
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于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夫子于
鄭兄事子產于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
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
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
名驗也謂朋友字而不名正孔氏同等不可以名而加
字者也

顏氏家訓曰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
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

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江北士人全不
辨之名亦呼為字字固因呼為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
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恠也又
續家訓云魏常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何不
拜伯先父之字也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庾翼子爰
客嘗候孫盛見盛子放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在庾稚
恭家蓋放以爰客字父亦字其父然王丹對侯昱而字
其父昱不以為嫌且字可以為孫氏古尊卑通稱春秋

書紀季姜蓋季者字也杜預曰書字者仲父母之尊以稱字為貴也謂子諱父字非諱之也稱其父字于人之子子有所尊而不敢當亦宜也顏氏舉字可以為孫氏至董氏續訓衍而記之其論稱字之貴之推既據古以証後來諸老辨此加詳

案自董氏續訓至此五句荆公說邪脫去今依永樂大典

序石仲卿字以為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少也石林葉氏云孔子雖大司寇而但稱仲尼哀公誅之

曰尼父仲山甫尹吉甫皆周之卿士而山甫吉父猶通稱或者亦以字為重歟陸務觀筆記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故儒者謂夫子曰仲尼非嫚也先左丞每言及荆公只曰介甫蘇李明書張橫渠事亦只曰子厚左丞謂農師也鶴山魏氏尤主此說其記常熟縣學有曰昔柳宗元謂論語所載弟子必以字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

稱子不敢字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亦有既子且氏如
閔子騫等不一二人或子或字者又數人然淵弓至游
夏最號為高弟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
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
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
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于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
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尼者毋敢以為疑字既尊矣則
雖以孟子亞聖亦不得以字行不寧惟是仲尼作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間字而不名者僅十有二人而游夏諸子之門人亦各字其師相承至于漢初猶未敢輕以字許人答張行甫書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于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者今曰胡子仁仲張子

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答羅愚書古人以字為重
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與謚相似皆人
所通稱也今人稱前輩字遂謂不然題韓氏墓誌後或
問先賢可字乎曰若用孔門弟子與子思孟子稱仲尼
例則字先賢已過矣凡此俱推稱字為甚貴洪景廬云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
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
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謂論語出于曾子有子

之門人予意亦出于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
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其說正魏氏所謂游夏之
門人各字其師者也周益公疑無已作王平父集序字
歐公至于固則曰南豐先生無已學于南豐尊之宜也
尊其父而輕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
尊焉至于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是知以字為天下
通稱若不逮所尊而尊之者特別其師資之私敬無以
過于字也蓋參古今而論則臨文記事尊者稱之以字

非不敬也應對之頃書疏之間則字於其朋友從呂氏說可也世俗去古遠徒知不可以字而更以號稱猶未可也況不惟尊其不可字者如此故雜記之冀來者識字之所以貴也夫

乾道間陸放翁取家藏前輩筆札刻石嘉州荔枝樓下名宋法帖予得其本有陳文惠書首云堯佐白而後云希元再拜希元文惠字也自稱予書問不可解黃氏法帖刊誤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

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抑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廬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黃長睿精于考古從其辯証如文惠稱字無疑矣按漢書張晏注云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顏師古以為張氏說穿鑿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爾字以表德豈人所

自稱乎長睿所引顏注謂此西京雜記云鼎衡小名也
若文惠前名後字或取法漢人

前輩名其子弟多不可遽解李邯鄲將名三子期必用
經語之言三者又必四字成文第二三字皆反聲第四
字平聲然後取第二第四字名之長曰復圭取三復白
圭仲曰壽朋取三壽作朋李獨無之乃於佛經取三德
苾芻名曰德芻項平甫得之曾仲躬侍郎王仲言亦記
其事但以壽朋為長賀方回二子曰房曰廩於文房從

方廩從回蓋寓父字於二子名也常子然瓌本河朔農家一村數十百家皆常氏多不通譜子然既為御史一村之人皆從玉雖走使鈴下皆然子然乃名子曰任佚美向謂周任史佚子美叔向意使人不可效耳蜀鮮于氏子四人長曰可次曰呂次曰參次曰噩自一口而至四口賀常事見老學菴筆記平甫又記孫和甫樞密命其四子曰朴曰埜曰慙曰慙韓蘄王命其四子曰朴直古質唐呂渭四子曰溫恭儉讓此則古者名子義主

教訓為重宋謝莊五子颺肱顥從淪世謂莊以風月景山水名子或後人推其偏傍云爾惟漢史恭三子高曾玄以世次懸隔之稱連名伯仲間何耶

古之稱公有不以爵者如董公呂公夏黃公東園公蓋公泄公申公毛公吳公殆以老成尊之諸老歷秦漢間齒既宿矣司馬德操少龐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可見尊稱也雖于定國父為獄吏決曹亦稱于公正要年德見推唯史於夏侯嬰稱滕公時為滕令後方賜侯

爵班書云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此猶

按原本脫此五字今據說

郭補項羽所使薛公郢公或例以令長稱公也孔融告

高密縣為鄭康成立鄭公鄉有云昔太史公廷尉吳公

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東園公夏

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

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柳子厚書相國房公琯銘陰曰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

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

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
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卿士若衛
武公虢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
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者若毛公申公
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
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東坡記墨君堂云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是足證公者不專以爵
貴也洪景廬採子厚東坡語記公為尊稱又曰范煜漢

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未嘗或紊如稱鄧禹為鄧公吳漢為吳公伏公湛宋公弘羊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揚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操也三國亦有諸葛公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歐陽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洪氏偶不引孔融語宋顏延之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恠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

公偃羞而退或以田舍公阿公皆當為翁豈延之不知其義疑其不欲當尊稱語因過激爾自時俗崇謬敬若彼猶賢矣班書公主亦云翁主公翁古或雜用

石林燕語云尚書省文書行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曾魯公為相始改作勘當以其父名避之也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亦改為平貨務按此則史衛王為相曾祖名詔内外文書避嫌名照會皆易證會亦猶此也後唐郭崇韜父諱弘

宰相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以大臣家諱更易公名崇
韜以後蔡京亦過矣諸書之論準字為多如野客叢書

云今史文用承準字合書準說者謂因寇公當國人避

其諱遂去十字只書準

甕牖間評今州縣判單子書準字合書準字而去下十者蓋真

宗朝寇萊公名準故天下不敢全書準字後世遂因之
而不改亦猶唐穆宗在東宮時判依字去人而書衣時
韋綬為侍讀問之穆宗曰上以此可天下事僕攷魏晉
我烏得全書此亦去下十者書準字之意也

石本史文多書此承準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

准多作准知此體古矣干祿書廣韻註謂准俗準字既

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言蔡魯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革不一觀宋書平準今避順帝諱改曰染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項氏家說云勅劄書準為準相傳為避寇忠愍公名或云蔡京家諱皆非也按唐韻已收準字注云俗字也顏氏干祿字書並出準準二字注云上通下正則準之為準久矣然則準非避諱而省文二書引證既同

淳熙間周公秉政黃勅始用準字且記其事于二老堂
雜志云勅牒準字去十為准或謂因寇準為相而改又
云曾公亮蔡京父皆名準而避其實不然予見唐告已
作准又收五代堂制亦然頃在密院令史輩用準字既
而作相又令三省如此寫至今遂定後世豈能推其源
流也

銅人凡四鑄秦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鐻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史索隱長人見臨洮故銷兵器鑄而

象之漢在長樂宮前董卓壞其十為錢餘二猶在此秦
鑄也漢靈帝中平三年使掖庭令畢嵐鑄四銅人列蒼
龍玄武闕外此漢鑄也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鐘虡
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霸城南大發
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酈氏水經以
為文帝黃初元年小異李長吉以為明帝青龍九年八
月絳素雜記辨明帝青龍五年三月改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無青龍九年李集一本自云青龍元年後石虎

使牙將彌徙洛陽鐘簾九龍翁仲銅駝飛廉入鄴苻堅
又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于長安此魏鑄也夏王赫
連勃勃鳳翔元年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
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時當晉義熙九年入長安
在義熙十四年則銅鑄金飾猶在統萬此夏鑄也由嬴
秦包括四海盡斂鋒利於無用且千萬歲方將震耀黔
首而竿木已為兵矣時君僭王不悟其繆相承若鎮寶
何耶銅駝或疑即銅馬抑二物也馬伏波得駱越銅鼓

鑄為馬式以進詔置宣德殿下是銅馬也然明帝永平
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云武帝
時東門京所作置金馬門外者董卓因嘗與飛廉俱壞
之曹石何所徙水經注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
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馬徙於建始殿東階下胡
軍喪亂此象遂淪則飛廉毀而銅馬存石氏徙之鄴苻
氏徙之長安也茲物與盛衰無情者薊子訓有五百年
之感索靖發見汝荊棘之歎豈其閱歷年數之久盖有

可悲歟況其跡已亡矣世有道德感慨之故者訖無以外是數物甚於薊索之親見想玩制作殆其末耳故集本末為好古者道之赫連鑄作在入長安先後當更考

漢淮南王諫伐閩越書曰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
瓚曰今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
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
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說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
云陵絕水乎予按韻書皆於平去二聲並見若淵明使

門生二兒舉藍輿又非南方竹輿之類耶富鄭公乘小
輜過天津蓋中州尊者用之而司馬公不喜肩輿山中
亦乘馬元祐元年正月有詔左僕射司馬光許乘輜子
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或門下尚書省治事公嘗奏即日
上下馬未得及足上有瘡深惡馬汗乞如聖旨權許乘
輜入內至常時下馬處下輜又言足疾未愈乞遇假日
或日晚執政出省後有合商量公事許乘小竹輜往諸
位商量是公晚在相位固乘輜矣然本優禮也塵史記

唐丞相乘馬至五代乘檐子近年唯文潞公落職致仕以太師平章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臥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文公語錄云記得京師全盛時百官皆只乘馬惟元勳大臣老而有疾方賜乘轎而宦者將命之類亦皆乘轎却掃篇云京城士大夫自宰臣至百執事皆乘馬出入司馬溫公居相位以病不能騎乃詔許肩輿至內東門蓋特恩也建炎初駐蹕揚州以通衢皆磚甃霜滑不可以

乘馬特詔百官用肩輿出入朝野雜記云故事百官皆乘馬建炎初上以維揚磚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蓋東都舊制惟婦人得乘車其它耆德大臣或宗室近屬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已為異禮靖康末高宗奉使至磁磁守宗汝霖以所乘轎進黑漆紫褥而已上猶却之蓋在京百官不用肩輿所以避至尊也今行在百官非入朝無乘馬者觀汪彥章集有行在百官謝許乘輪轎表云方披棘以立

朝適雨霜之在候慮乘款段或至顛擠乃曲軫於睿慈
俾獲安於徐步事與李氏記思陵天語合自大觀二年
詔巡檢縣尉無乘轎提點刑獄司察之是郡縣有司多
已乘轎矣政和三年詔時雪荐降路滑馬蹶臣僚造朝
或至墜傷可特許暫乘肩輿惟不得入宮門則肩輿之
制始權宜通同於京師北盟集編載靖康元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有旨勘會百官馬既行在根括殆盡不可步
行今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出入仍不得入皇

城門省符下開封府榜示百官乘轎實不自建炎始丁
特起靖康錄云金人索良馬萬疋在京除執政侍從卿
監郎官許留一匹自是士大夫跨驢有徒步者皆言京
師也竹輿之用久著於江表由東南馬少故從土俗之
便爾

唐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宣宗命以金蓮
花炬送還此蓮炬故事之始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誥鄭
毅夫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吳文肅出守青州張文定叅

政制賜雙炬送歸舍入院熙寧間王岐公以翰林承旨亦召對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元祐間東坡為學士草呂申公平章呂汲公范忠宣左右僕射制夜對內東門小殿撤御前金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權直學士院草虞雍公梁鄭二公相制晚對選德殿退御藥司自複道秉燭鎖院益公記之自謂庶幾金蓮故事極儒生之榮遇淳熙間史忠定入侍經幄賜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進詩以謝有金

蓮引雙燭之句寵待詞臣而優禮舊弼尤前此稀有

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此失權重周紀
書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余謂陰者權謀詭秘之
術田乞可以用也文王肯為之乎此語開姦臣盜國之
謀況以德為陰德異乎所謂德也為善由私也者非也
漢惠帝太子名張后子既立而廢者無其名山更名義
又更名弘即史云少帝不疑先殂武彊太與少帝俱遇
禍通鑑書所名孝惠子余讀史始有疑焉以文疑之則
史云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後宮子者孝惠

諸子邪又云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為有身
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
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云云美
人子猶前後宮子弟非張后所產也又云吕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親故欲
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
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吕以為輔而
以吕祿女為少帝后此謂弘非前以太子得立而復幽

死者其言後宮人子則諸稱孝惠子者皆使毋張后而
本後宮所育也又云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直書皇
子愈無辨矣况張辟疆言帝毋壯子而已獨史云濟川
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后已崩漸寓微
詞然指諸封王者不若外戚世家繼嗣不明之語也以
事疑之則齊王遺諸侯王書豈不能明斥其非是而止
謂高后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以廢立為罪則所
廢非他人及呂黨已誅大臣始謂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
宮令孝惠子之於是滕公入宮言足下非劉氏不當立
丞相平等至代邸言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
廟此時無足顧惜矣假有真孝惠子誰復為呂氏證之
大臣者誠審其非縱不能爭於先及此變更追數孽后
亂國之罪彼昏童孺何自而至布告天下以易置之顧
不大公至正歟方且相與陰謀曰今皆已夷滅諸呂
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議欲立齊王則琅瑯

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代王母家薄氏長者
且代王高帝見子最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乃
迎立代王渭橋請問為宋昌所訶始上璽綬大臣處國
勢安危之會惴惴計已之禍福何以免人之疑至選士
教后族又曰吾屬不死命乃懸此兩人如休戚之有不
關漢之存亡獨無可慮哉因教竇長君兄弟之謀而重
疑焉謂孝惠諸子寃乎否也夫以掃除呂黨援立賢主
培西都久安之基平勃委曲濟事非無功天下後世惡

得而疑之疑之者大臣自疑之也余又考班志云皇后
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
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為少帝此
著本末最詳乃知始立者似真孝惠庶子亦與齊王書
論廢立事合弘書呂氏子餘可推矣於外戚恩澤侯表
諸呂之間列義朝武大四侯云以孝惠子侯如淳注本
紀引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表或逸此語吁賴孟堅
以決馬史之疑史之疑決則幸無疑於漢大臣者

太史公夏本紀自禹即天子位以後云帝禹至于帝履
癸又曰帝桀殷本紀自太甲書帝太甲至于帝紂孔氏
雜說言二王亦得稱帝引史記夏紀帝桀是也何獨桀
云帝哉殷紀云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
索隱曰按夏殷天子亦皆稱帝代以德薄不及五帝始
貶帝號號之為王故本紀皆帝而後世總曰三王也又
譙周云夏殷之禮生稱王死稱廟主皆以帝名配之見索
隱國語云玄王勤商帝甲亂之又云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帝辛紂也然而易曰帝乙書亦曰帝乙夏殷之稱帝莫信于此

史高帝紀有武負陳丞相世家有張負絳侯世家有許負皆以為婦人紀言王媼武負則信婦人矣班書如淳注俗謂老大母為阿負師古引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此古語謂老母為負耳

案原本脫師古引劉

向以下二十九字今據說郛補

世家言戶牖富人張負索隱曰婦人老

宿之稱然稱富人或恐是丈夫爾予謂張負果婦人當

是女清之流亦富人也許負相者索隱引應劭注老嫗也意其負婦音同古文相通用不然馮婦固晉善士歟史註猶有異論者

太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無知者王貽孫祁公溥之子也為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所載為證大重之事具國史王貽孫傳及他雜說葉

氏燕語正舉此且云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
親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即服袞冕陛下
當為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禮九拜雖男子亦不
跪貽孫之言蓋陋矣簡肅亦適幸其言偶中使當時有
以貽孫所陳密啟者則亦無及矣汪聖錫端明作燕語
證誤又云漢書周昌傳呂后見昌為跪謝周宣帝詔命
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其時婦人已不
跪矣故特有是詔云始於則天非也明肅乃謁太廟非

郊祀也九拜有稽首有頓首非皆不跪也不跪雖有之
蓋拜之輕者爾今余觀歐公所為簡肅墓誌及湘山野
錄皆云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謂親祠南郊誠燕語之誤
宜汪氏引宋子京謁廟賦以證至程氏攷古編又因貽
孫之說考其詳云按後周天元靜帝大衆二年詔内外
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特
令於廟朝跪則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
始不跪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而去之而紀之不詳

耶周昌諫高帝呂后見昌為跪謝戰國策蘇秦過洛其
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
起則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又朱文公語錄或問禮婦
人吉拜雖君賜肅拜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曰古有女
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
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
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
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

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注云肅
俯手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
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拜者蓋只跪
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答拜亦
然大祝九拜肅拜但俯下手如今時傳云介者不拜故肅
使者而已文公舉貽孫之對為范杲當別有據其論婦
拜為詳矣鶴林玉露別記文公之說云古者男子拜兩
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是也杜子春註周禮奇拜以為先

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
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
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
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
婦人膝不跪地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
始於武后不知是否而項氏家說則云鄭氏注周禮肅
拜云若今婦人擡安世按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
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

儀式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爾鄭氏之所謂擡蓋如此
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婦人之拜不過如此
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
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特擡作男子拜則雖世俗婦人
亦不作男子之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按自拜特擡作
男子拜以下二
十八字原本脫
去今據說郛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
今之伏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為揖故其拜也
加之以伏跪為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

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
得謂之減矣禮所謂女拜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向右如
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
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皆不相干此論尤詳
於諸書疑跪拜之制後周始變古唐初或因之武后乃
復其舊然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宿紅妝請得新弓各
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殿前鋪設兩
邊樓寒食宮人步打毬一半走來爭跪拜上棚先謝得

頭籌建太和中為陝州司馬豈武后以後婦拜猶跪禮
特行於宮掖復齋漫錄謂後周制令宮人建拜為男子
拜引建前一詩證之唐宮詞無預後周故實也

禮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悅于門右三日始負子
男射女否如東魏高澄尚馮翊公主生子三日帝幸其
第錫錦綵唐章敬吳后生代宗三日元宗臨澡之王毛
仲妻產子三日元宗命高力士贈酒饌金帛授其兒五
品官姜夢以公主子生三日玄宗曰它物無以餉吾孫

賜六品官緋衣銀魚又武后時拾遺張德生男三日殺
羊會同僚補闕杜廬告其屠殺楊太真以錦綉為襁褓
裏祿山云貴妃三日洗兒也皆以三日為重東坡賀子
由生孫云昨聞萬里孫已振三日浴今俗以三朝浴兒
殆古意也晬謂子生一歲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
期為製新衣盥浴粧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
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又珍寶物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
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

玉壺野史記曹武王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于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戈右手提俎豆斯須取一印無所視曹真定人江南遺俗乃在此今俗謂試周是也惟世傳滿月且文之為彌月指詩誕彌厥月言之按毛氏曰誕大也彌終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呂成公註莆田鄭氏曰彌滿也其義非謂兒生及月唐書高宗龍朔三年子旭輪生滿月大赦北戶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團油飯以煎魚蝦雞鵝猪羊灌

賜蕉子薑桂鹽豉為之陸務觀謂此即東坡記盤游飯
語相近必傳者之誤其云足月即滿月也東坡又記閩
人生子三朝浴兒時家人及賓客皆戴葱錢曰葱使兒
聰明錢使兒富大要三日之禮通古今遠近為重爾
本時謂子生一歲至致燕享焉為一條世傳滿月至末
為一條據說郭晔謂子生一歲上脫三十四句世傳滿
月上脫十二句今據補入
仍合為一條以復其舊

魏太武詔毀浮屠形像誅天下沙門而起天師道場受
寇謙之符錄作靜輪宮唐武宗詔毀天下寺而建九天

道場受趙歸真等法錄事固反于太盛勢復激于一偏
宣和之事是已魏正光以後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餘
區唐會昌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素穆護祇僧二千餘人周
顯德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九十
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
六元氏之僧尼止在江北乃有此數可以言最盛時矣
江氏雜志記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嘉祐間三萬九

千寺趙德麟載之侯鯖錄

北史所載元魏正始間都城寺踰五百占民居三之一
唐代宗以元載王縉等勸事佛由是深信京畿良田美
利多歸僧寺或疑非其教所尚不可知也宋敏求東京
記載太平興國寺故龍興寺周顯德中廢為倉昌陵之
初主僧搗鼓求復其舊遣中使持劍往視其怖畏即斬
之至則神色自若引頸就戮遂詔復為寺彼能堅忍自
強震以刑威且無避崇長之宜何如蓋輕生死者其師

立教為然抑亦鮮矣豈盡不可刼也漫錄記宣和六年
義烏普門寺主僧飲酒食肉為知事毆奪交訟于邑令
逐主僧杖遣知事猶訴不已聞于外臺付州欲治其事
二僧乃踰月不至忽道錄院下縣云普門寺住持僧某
奏夜夢神人告普門山與金華洞天相連乃高真會集
之地非汝等形服所宜速聞朝廷改宮易服臣不憚遠
遠趨詣闕庭願改宮額度為道士得旨寺改道宮僧某
還俗姓毛名歸真特授右街守闕鑒義林靈素里人也

又政和七年詔僧徒歸心道門者聽詣輔正亭陳詞即
賜度牒衣紫長老僧官別優賜視官品使道流創為之
說求附於釋氏勢之所從視此足矣張知甫可書記溫
公在政府每過潞公有門僧求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溫
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
僧既不終於釋豈能終於道來即誅之僧聞即遁是可
儆其徒之反覆而政宣大臣所不敢問也

欽定四庫全書

愛日齋叢抄卷二

予取愚公二人焉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入之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寒暑易節始一反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

蛇之神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
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說苑
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
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
臣名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
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
愚公之谷桓公以告管仲仲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
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

臾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
修政夫不可改者山也而山夷不能動者君相也而為
改聽酈道元注水出齊城西南歷愚山東有愚公塚時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此即說苑愚公柳子厚
以染溪為愚正因古有愚公谷見詩序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以穆生不嗜酒為設醴及王戊即
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

不可遂去

田單收即墨城中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事誠奇雋或者疑之即論數十穴千餘牛豈不自相抵觸能悉赴敵如人約束單果神哉此法乃有用之者東漢楊璇為零陵太守蒼梧桂陽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殼

弓弩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亂發羣盜驚駭散追斬無數繫布馬尾即束茅牛後用於車戰而利然無穴城之勞故尤便歟

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人不
知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
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桓蔚之敗投牛牧寺僧
昌保藏之劉毅殺昌及劉毅被裕討夜走投寺寺僧曰

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嘆
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蘇子由責雷州不許占官舍遂
僦民屋而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郡按治及子厚責
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
今不可也當鞅鞅快其令之行指撝如意假令知有後
災猶將不恤正如索元禮鐵籠周興火甕不得辭矣東
坡云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
悔之秦亦悔矣子謂鞅無及也章子厚事尤似劉毅獨

不傳其悔與否爾

張宣公論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時事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此程氏說胡明仲既於讀史管見述之于觀晁氏客語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為正或記先儒遺論也

留侯晚謝病呂后劫之使畫保護太子之謀淮陰侯遭誣后與蕭相國謀縛斬鍾室彭越徙蜀后誘致洛陽併夷滅之威震外廷漸無帝矣帝亦憤不能堪后迎醫即

嫚罵不使治病樊噲呂氏壻或云黨呂即欲斬噲后方
偃然自專問百歲後代蕭相國者枚數而未肯休豈窺
帝腹心所托而將翦除之帝崩后不發喪與審食其謀
盡族諸將毒機之發不可禦矣天祐漢祚幸酈商有聞
危言動之姦謀旋沮否則絳侯諸大臣且不自保何能
須臾為漢計他日商令其子紹呂祿解兵屬太尉史云
絳侯丞相使人劫之由前事而言商何必劫哉余謂誅
僂信越時后既包藏禍心及謀族諸將其迹始暴酈將

軍此事最有功於漢當表出第不知樊噲若在欲不負漢如健婦何

文公與陳同父辯諸書大概謂漢唐之君或不能無暗合之時全體只在利欲上同甫力爭不已按五峯胡仁仲答樊茂實書云天理純而人欲消者三代之興王是也假天理以濟其人欲者五霸是也以人欲行而有暗與天理合者自兩漢以至於五代之興王盛主是也存一分之天理而居平世者必不亡行十分之人欲而當

亂世者必不存其說久已粲然第文公於漢祖唐宗外
未必例許以暗合也同甫謂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
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亦能
久長是千五百年間天地架漏過時人心牽補度日豈
非若胡氏之說固所不取陳君舉又議暗合兩字如何
斷人決無全然不識偶然撞著之理蓋將平朱陳之爭
而乃類向其說者讀胡集因記其畧

王子淵上聖主得賢臣頌曰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史云上頗好神仙事
故褒對及之以諫大夫使益州求金馬碧雞之神顧不
可言耶使不道病死矣以復命其進也當先修武帝故
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遂以文章奏投左右
能寓辭諷勸已甚賢於時人況漢士大夫尤以過家為
榮如嚴助朱買臣皆會稽吳人武帝問助居鄉里時助
對家貧為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帝又謂買臣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拜會稽太守諸常有恩者皆報

復焉司馬長卿成都人遣諭巴蜀縣吏負弩先驅蜀人
以為寵榮子淵固蜀產出處非必盡類長卿想當銜命
而歸鄉邑誇羨其得意何自強其勿往哉

漢朱博為瑯琊太守文學儒吏時有表記稱說云云博
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亡奈生所言
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晉庾翼
少有經綸大畧杜乂殷浩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
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以俟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此

皆玩侮之言古人事君治民皆法堯舜朱子元一健吏安
能知之獨庾稚恭事有可論人因他日殷深源北師無
功許以先知且料其始之不取察玄言之非實也第又
嘗請為司馬軍司而不就後復致書舉王夷甫責之必
強其出誠未忍違時望耶杜乂者元凱之孫有盛名蔡
司徒王右軍咸稱之位不過龍圖丞掾莫詳其行事稚
恭持論要是矯俗而已非若漢太守以教習拜起嫚大
儒耆老尤不愛諸生故作無顧忌語對儒吏後世誦之

其自待當時無乃太薄矣

薛宣過彭城子惠為令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吏事門下掾問宣不教戒惠之意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夫教者調調不必教不教者吏事吏事何可不教陳萬年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其子咸抗直刺譏近臣乃晚賂陳湯求入帝城觸屏舊聞終誤之歟宣所至貶退稱進號黑白分明子為縣不過則已既過之況留連涉日乃若

三

王莽聞城中饑饉問中黃門王業業領長安市買乃以所賣梁飯肉羹持入曰居民食咸如此唐玄宗憂雨傷稼稽國忠取禾之善者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陝民訴旱觀察使崔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閭閻不通之情若斯者衆聞往時易楮幣以一寓三或言民間患物踴時相命以一券市飯至則可十人食遂詰言者之妄事何必隱微而後難知也

讓美德也而至不讓者隱焉非讓之罪也似乎讓者之

非讓也漢西都羣臣議王莽定策安宗廟宜賜號安漢
公益戶疇爵邑莽稱疾固辭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
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賞功寢置臣莽於是詔以光
為太師舜為少保皆益封萬戶豐廣陽侯為少傅邯承
陽侯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乃詔益封二
萬八千戶為太傅號安漢公莽為惶恐不得已而受策
讓還益封復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
孫封侯賜爵邑其為謙恭不既多乎卧疾久之遂巡受

命當時莽志寢露事在篡國以前是足欺世矣後有郭威得無彷彿其意伐叛河中策勲還朝隱帝賜之金帛衣服玉帶鞍馬威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乃遍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獨賞威辭曰運籌建策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鬪在於將士功獨歸臣何以堪之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

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
恐藩鎮觖望又加高行周太師安審琦太傅符彥卿太
保劉崇馮暉李彝殷兼中書令錢弘俶尚書令馬希廣
太尉慕容彥超劉銖高保融兼侍中孫方簡劉贊同平
章時將帥以專功伐能為累以內外叶和為難威成功
不居雖古盛美無加也不圖變起於中乘危致篡或追
議其類莽矣故胡氏評曰不待他日即位班賞已收中
外之心方其赴鄴言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

願推心任之疆場之事臣願竭愚駑果非由締合之私則以孔明之於禪允自任哉威之讓或異於莽莽飾名威市恩莽少待篡漢威則漢不謀誅之未決其反猶有以自解耳然賞賚徧及將相耗費無名尊官例加藩鎮國典殄褻假令發於真讓亦何取也況迹其心未可知矣近於讓者惟元朔間衛青以功拜大將軍封其子伉等三人列侯青謝曰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臣青子在襁褓中何敢受封武帝詔封公孫敖合騎侯韓說龍額

侯公孫賀南甯侯李蔡樂安侯李朔軹侯趙不虞隨
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李沮李息且如意賜爵關內侯
皆以從大將軍有功者青嘗謂人臣不敢專權又謂人
臣何敢招士暮年權移容散能以勲名終而分功裨校
各按其實非若泛覃恩澤者青之讓人知其近乎讓也
以讓為不讓者又莫如曹操建安間方為司空冀州牧
遽下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
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

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其勞吾何以安焉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為列侯餘以次受封通鑑綱目書曹操封功臣為列侯嗚呼操人臣也列侯漢爵也其賞曹氏之私勞耶以漢之功臣賞於曹氏君命不足用耶操之讓人知其不讓者也讓易知讓以為不讓易知不讓似乎讓獨難知莽威同似乎讓而威難知於莽歟

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光武陳兵雒水令盆子君臣觀之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

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曰臣等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諸葛武侯生致孟獲使觀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自世以詭詐為兵如拙於變者幸敵之迷誤而取勝不能使人心服光武武侯之所為善服人者也昔荀吳伐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三

月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漢君臣其知此矣

晉陶淵明傳義熙末召拜著作郎不就刺史王弘常造之稱疾不見弘每候之廬山遣其故人齎酒先於半路若邂逅然引酌池亭弘於是進謁遂窮歡宴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潛乃於座伸脚令度之

相傳李林甫為相若嫉其人即以倡鬼日除授無得免禍或疑宰相之所不樂何必以凶日中之予聞周史佚

請擇日立叔虞蕭相國擇良日拜韓信東都建武間為
伏堪勅尚書擇拜吏日豈惟示謹重之意且欲保其終
吉事近厚矣小人反是無所不薄安知不故求惡日哉
唐劉瑒自河東召還宣宗視案上厯曰為朕擇一令日
瑒曰某日良帝曰卿可遂相大中賢主之所為幾乎古
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畱之欲
奏為判官震恥之不受辟署終身止稱前進士大定錄
云震開平元年侍郎于競下及第李肇國史補得第謂

之前進士撫言又註韓中丞儀詩今日便稱前進士如
留春色與明年按此唐以來初擢第者通稱前進士韓
文公墓碑云孤前進士昶蓋文公長慶四年卒昶方於
是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後唐李龍少以文章知名既
貴刻牙板金字曰前鄉貢進士雖表其榮名亦唐制之
餘也

梁太祖問吳越進奏吏曰錢公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
名馬太祖喜曰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

匹賜之

范文正公帥延安夏人相戒令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謂雍也東坡以月石研屏獻子功中書涵星研獻純父侍講有詩云故將屏硯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窻櫺大范忽長謠語出月脅令人驚小范當繼之說破星心如雞鳴子功諱百祿純父諸父行乃有兩大小范也子由賦毛國鎮生日詩云生日原同小趙公自注世謂叔平大趙參政閔道小趙參

政大小之稱一時假為差別若華陽之范出於一門猶漢上郡歌大小馮君與元憲兄弟呼大小宋是也

溫公為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答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其畧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

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溫公所言學者之通患盡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為讀書法

古人遇事各從其分而應之則無失中之患司馬公辭宥密之命與呂正獻公同居洛正獻起知河陽乞在京宮祠裕陵大喜遂召還或疑二公出處優劣程先生云呂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文潞公拜平章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先生以師道自居每講色甚莊泰陵畏之潞公年九十對上恭甚進士

唱名侍立終日或議先生之倨視潞公之恭為未盡先生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畱丞相紹熙之末自相位逃趙忠定力贊內禪或以二公處變不同問於范仲黼郎中范曰趙丞相同姓之卿也畱丞相異姓之卿也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趙文昭語真文忠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曰公宗臣當思所以謀德秀特朝廷一議論文臣爾是數者劑量所處豈無醇疵未可以輕議抑

知人之識其分為不易爾

溫公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又書曰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即題嵩山語而愈誠慤蓋公一舉動無時不存此意康節稱君實腳踏實地人公自以為知言信哉

康節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張宣公稱下句極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分做君子范忠宣公云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文公稱上

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迷以及人使亦如我之昏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予以是歎修辭之難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過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語本劉高尚云記宣公之論者以為康節語錄傳訛此其微爾

司馬光為耆英會序云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再矣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居洛與高年

者八人游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繼而為九
老之會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惟至道初李文正公
罷相後以司空致仕年七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
游中有此數欲繼其事為宴集故相宋惠安公吳僧贊
寧預焉會蜀寇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和間杜正獻
公亦已致仕與凡老年得謝者為五老會其事又在南
都謂再為洛未能詳後是如米元章九雋老會序云中
散大夫河間公靖鎮吳俗乃闢羣齋會九雋老則其事

在吳名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為耆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躅而過之矣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年八十一共游湖山為二老圖清獻時七十一程給事師孟守越又減清獻一歲嘗同唱和清獻謝事過之因增程公為三老圖盛哉承平典型也渡江以來有若史忠定六老圖周益公二老堂會清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家庭之慶又有劉汭者寫益公與兄乘成居士必正楊文節為三老圖平園誠

齋集有詩亦廬陵佳話也

王沂公以簡紙數軸送人皆他人書簡後截下紙晏元
獻公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王文
康公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嘗戒其子弟諸公皆身
處貴盛儉德若此世俗費紙者何人語以古事未必不
毀薄梁東莞臧逢世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末寫
漢書見顏氏家訓

復齋漫錄云山谷謫涪州別駕因自號涪翁按益部耆

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然則涪翁之稱古有之矣茗溪漁隱曰後漢逸民傳初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人因號涪翁復齋不取於此乃取益部耆舊傳後漢郭玉傳語謂涪翁之稱古有之矣不始於魯直也芥隱筆記引援亦同余記唐書陸龜蒙傳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注云巴西人居漢上者獨不用前二書為證當別有攷也

陳福公在相位欲營居第視其圖以為高悉裁損之制

度甚庫董役者云公門戶不高大無以容車馬公曰吾今日有閭者一兩世後吾門扉要使小姨媼輩可開閨爾當與李文靖廳事僅容旋馬俱為美談乃所以遺子孫也水心集劉正字墓志云居室尤陋不改予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云自二父生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予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也福公與劉皆莆人土風殆近古二父者賓之風復

之朔建翁名起晦復之子潛夫尚書諸祖父葉公之對
雖似謔實賢其不變於俗也或曰乾淳諸老典型自別
不獨莆土風近古也況福公賢相乎

李仁甫侍郎淳熙間因阜陵論先儒從祀當升黜去取
遂奏言范仲淹佐仁宗謹庠序之教始遍郡國立學更
取士法以作新人才歐陽修倡起古文攘斥異端視唐
韓愈無媿嘉祐治平之間人才特盛修所長育成就為
力居多而司馬光及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務格君

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流離顛沛之死靡憾蓋似孟子當安石萌芽唯光軾能逆折之見於所述文字不一而足軾著書傳與安石辯者凡十八九條尤為切近深遠其用功不在決洪水闢楊墨下使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悉去王安石父子而取光軾斯為允當并及仲淹修亦無不可又言昨蒙聖諭欲升光軾配享於堂輒以陳瓘斥王安石逆像獻否聖諭謂若親酌獻則暫遷其坐於他所君臣之分終有未

安光軾必不敢當此理只用世次先後使繼韓愈亦無
降抑按道命錄雜記等書趙侍郎粹中乞去王雱擇本
朝名儒列於從祀上論以范司馬二文正歐蘇二文忠
李公以為可趙衛公主之且謂范公自以功業名歐公
當時亦微有玷不若止用馬蘇而升於堂上龔李二叅
皆不以為可蓋躋祀堂上附舒王近此固無怪本以矯
學術之弊此揚彼抑不擬承其太過者尊尚之至則可
見矣讀巽巖集中疏雖或推揚上意其秉禮守正善於

立論也時則周程未暇議端平間李公之子季允樞密
在從班奏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者十人胡
翼之孫明復與邵周張二程氏而司馬歐蘇預焉請下
經筵秘書省國子監議未詳後孰可否迨淳祐而周張
程從祀又咸淳而司馬邵氏始亦從祀若范歐蘇文章
名節世論道德性命欲引而合之無由也即李公所稱
已於范歐蘇有所區別矣亦各從其實歟

謝上蔡之孫曰偕其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養老母黃

子耕守天台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見抗賓主禮給
冠帶田宅楊龜山之家既賣其宅四世孫子復病之爭
訴紛然余景瞻守南劍曰有司用交易法爾安能空手
以得自至郡例卷百餘萬謝不取因贖以歸之修補其
漏闕又職子復于學以廩之見葉正則所為祠記吳明
輔用此二事跋樓大防叅政遺族孫帖故宗遺曹忽焉
淪墜或不俟年數之遠陸務觀顧以宋廣平沈義倫之
後湮為卒髡為僧不勝慨然異時賢士大夫每於此盡

情而錄後卹孤具有故事茂陵詔求伊川程氏後池州
申直下兩房子孫曰觀之曰源於是觀之補不理選限
登仕郎充池州州學學賓月廩給以奉祀源赴吏部銓
量補迪功郎漸遷二令監丞時又命陸文安九淵之子
特之沈端憲煥之子省曾俱讀書秘省實嘉定十六七
年間葉氏聞見錄云源鬻米都門外有教以干當路者
著道學正統圖以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授初品
而吳大禮紹定封事有云如程源如沈省曾不識一丁

字未三五年與之式郡乃布衣韋帶之士勤苦燈窗馳驅仕路有二三十年不可得者張端義封事亦云秘書省讀書朝廷異禮待天下遺逸之士假借先儒之後影射市井之徒老成學者飲恥而沒或謂指省曾輩也表賢者後盛時美意猶不免於異論事何者無弊使世家果有如程氏乎拔之寒微正未可議抑處置在適中爾前輩有兩黃裳皆為端明殿學士其一字冕仲延平元豐進士第一崇寧禮部尚書其一字文叔蜀人事茂

欠宅ノ下ノ書

文公似不及見或劉別有考蓋識前言往行近推莆田大老不容妄論也

景定五年明堂禮成恭謝太乙宮賜宴齋殿教坊伶優舉經語以戲刑部侍郎徐復引孔道輔使契丹責以文宣為戲故事請誠樂部無得以六經前賢為戲予讀東坡通守杭州寄呂微仲詩自注杭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為笑詩云楚相未亡談笑是中郎不見典型存使事切矣謹厚者顧疑焉朱文公在筵

優人王喜時於上前效其行止進退以為戲用事者欲
賞以閣門祇候上將從之侍郎誦言將入諫命乃寢是
不可不禁遏也矧假為燕笑之樂乎

淳祐五年兩浙運司物料官郭嘉卿年六十五請休致
特改京秩賜號繼一處士官其子自中仍召對禁殿以
詩賜之羣臣皆和又御書扁其居曰冲庵

端平臺諫吳叔永直院與唐伯玉少卿帖云端平更化
以來上親擢臺諫者三秀挺如舜俞方毅如穎叔端亮

敢言如徐直翁杜成已與季永弟最後方德潤猶強人意惟都運侃侃其直閭閻其爭乃能扶頽綱起敝化力爭是非於嘉熙初元真得所謂諍臣七人矣舜俞洪忠文也穎叔王忠文也一字去非直翁徐忠簡也成已杜清獻也季永吳侍郎昌裔也德潤方忠惠大琮也伯玉唐少卿璘也予所聞端平臺諫幾二十人矣

時稱白石者樂清錢文子文季番陽姜夔堯章三山黃景說巖老各因其居號之爾故堯章以謂居苕溪上與白石

洞天為隣潘德久字之曰白石道人詩云屋角梅花樹
花前白石生或評樂天黃醕酒對白侍郎陳去非簡齋
老對月桂花此祖其格者然白石生見神仙傳中黃大
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年二千餘歲煮白石為糧因就
白石山居時號曰白石生堯章稱此三字蓋有據而後
用文季宗正巖老大理皆少卿當嘉定間姜止布衣
東坡松醪賦李仁甫侍郎舉賦中語謂東坡蓋知之矣
又云東坡既再責親舊或勸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賜

自盡乎何至是顧謂叔黨曰吾甚喜松醪賦盍秉燭吾
為汝書此倘一字誤吾將死海上不然吾必生還叔黨
苦諫恐偏傍點畫偶有差訛或兆憂耳坡不聽徑伸紙
落筆終篇無秋毫脫謬父子相與粲然松醪賦之識渡
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驗生還也

太史公推戾太子之生在建元蚩尤竟天命將出師之
年東坡推富鄭公之生在景德始盟契丹之歲人有闕
於世運之盛衰其生也誠有所自矣前輩肯為臆說哉

何子楚春渚記聞云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
歲不能言一日忽書門間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
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向人間自此能
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而終余得其家七
歲吟叙讀之則其事實左丞之祖太傅軫字齊卿者也
序云祖父疾革與諸兒方卧牀側遽呼起熟視之曰汝
能賦詩二聯以稱吾意乎公口占二韻立成皆神仙語
祖父視詩大喜曰瞑目無憾矣詩曰昔年曾住海三山

日月宮中屢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謫來為吏到人間
故非世俗之語也太傅祥符進士官吏部郎中直史館
嘗守鄉郡壽七十七序又記其辟穀十年鍊丹九轉鶴
去青衣至三日而化事尤奇怪豈以為初年詩語之驗
然不謂始不能言忽題壁間且非左丞之父左丞以國
子博士贈太尉珪自廉叔為父也無云公規少師者紀
述易譌如是左丞之孫是為務觀待制甫七歲父少師
指烏命賦詩遽對曰窮達得非吾有命吉凶誰謂汝前

知事見家語此少師又永年之子京西轉運宰字元鈞也吾鄉陸氏最稱故家詩禮之澤深矣世以穎悟早聞於時亦盛事也

洪氏四筆云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進者刪定官潘良能季成游操存誠沈介得和伯兄景伯皆為秘書省正字同日供職少監秦伯陽言一旦四同舍姓皆從水旁燔有一句願諸君對之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無能對者因記得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夢人告異日當

為翰林院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元熙中除學士同時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縉為對然後暇攷之史錄歲月可同否也予觀桐陰舊話云元章簡公厚之嘗夢兄弟三人同為學士然厚之終鮮兄弟嘗疑之及與官師楊元素同在翰院故事具奏不出官姓一日因簽奏事乃恍然記昨夢蓋三公名皆連絲旁也官師即持國參之

筆談無陳鄧二公韓無咎記家世舊事庶幾得實石林
詩話又云元厚之知荆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書名旁
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幾
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已在院一日書名三
人名皆從絞絲始悟夢中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外
補厚之尹京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
為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絞絲其事莫詳於此然亦
不著陳也存中紀之異事之目在當時傳聞固應無差

景盧猶謂未攷史錄前賢考究不肯草草多類此也

王龜齡詹事記人說生前事其畧云予少時有鄉僧每見必曰此郎嚴伯威後身也予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曰嚴閣黎汝祖母賈之兄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汝父母昔以無子為憂政和壬辰正月吾師卒汝祖夢吾師至集衆花結成一大毬遺汝祖曰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來是月汝母有娠吾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故

云又種蔬詩云前身老閭黎蔬氣端未除詳著梅溪集
古昔此事良多陳氏捫蝨新話厯數房瑄為永禪師婁
師德為遠法師張文定公游滁州瑯琊山寺得楞伽經
偈而悟前生東坡游杭州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春渚
記聞人以坡前身五祖戒和尚見於魯直涪陵刻石所
記往往於釋氏輪迴本其家法爾坡詩自謂前生我已
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李之儀云東坡平日自謂淵
明後身晚和歸去來辭始載此語要是胸中自負如此魯

直為千載人百世士之評的矣周益公奏事錄記汪聖錫端明云幼年初讀陳無已集有代人乞郡劄子一見便疑為代傳堯俞作後閱傳集果然乃知宿世讀書之說可信聖錫疑無已後身也賢哲曠世而脗合豈亦其志自許三生之前不可盡知也李翱謂退之長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或若識環之類耶

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云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季海方再入為少常遂除正字厯内外制

不二年而執政即至左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密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再入秘書為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為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三年冬拜樞密遂秉政第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婁彥發議張全直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

上指以宰輔以形貌肖公歎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
正鼎席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復緣夢寐致阜陵
注倚之重果若前二說天幸可數遇邪

